

忆林

## 破帆船

| 苏久华 文 |

假如插上一枝桅杆,我们的村庄会不会像澡桶一样飘走?

鸭尾子是在挨了一顿修理后,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。挨揍的原因很简单也很老套:未经同意又偷偷下河游泳了。自打放了暑假,他已经被修理过六七回了,有五次都是因为这个屡教不改的毛病。“河里有水鬼、水獭猫,就藏在水草里,最喜欢吃小孩……”母亲的话都是耳边风,刚揍完没两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,真是“两天不打,上房揭瓦”。

要说起这次下河,倒也不能完全怪他,要怪就怪那些洋辣子,那些埋伏在楝树上的绿妖精!

那天晌午,他顶着澡桶找了处大阴凉的树荫,本来准备美美地睡个午觉,后来一阵风夹着知了的惊鸣把他给叫醒了。如果这阵风来得稍晚一点或者知了的叫声再轻一点,他也许就可以顺利地吃到那支奶油棒冰了,可梦里的棒冰刚送到嘴边……像一段精彩的故事刚有了高潮就草率地结了尾,太可惜了。鸭尾子顺手拿起镶了花布边的蒲扇,悻悻地扇动了两下,咕咚一声咽下了满口的口水,眼神迷离而空洞。

盘踞在头顶的知了声越发激越刺耳了,他从知了的叫声里听出了戏谑的语调:“鸭尾子,好吃精!鸭尾子,好吃精!”

“好吃精”按在他头上可不是空穴来风:春天掏蜜蜂屎、摘桑葚,夏天偷西瓜、钓龙虾,秋天拉野菱、掘花生,冬天挖芦根、掏鸟窝。他总能踩准季节的点子,在田间地头的广阔空间里找到乡村时令美味去供养体内的馋虫。

“好吃精”愤愤地挽起裤管猛力地往树一蹬,几只知了像穿云箭般,“吱”的一声飞走了,长长的尾音把头顶闷热的天空拉开了一道长长的豁口。一脚下去鸭尾子的闷气是消掉一大半了,但此消彼长,脖子手臂上慢慢隆起的疙瘩让他领教了洋辣子的威力!他这才注意到一只一只妖艳的绿翅蛾,像一截一截的绿皮火车埋伏在树干上。

此刻,或许只有清凉的河水才能减缓这灼辣的疼痛,鸭尾子又一次违规下河了。扎了几个猛子,顺着河堤一连摸了十几只小米虾下肚,刚才睡梦里留下的馋窟窿才算是暂时勉强给堵上了。

他想瞒天过海,索性把弄湿的破裤衩扎在一根芦竹上风帆一样高高地举过头顶,自己光着屁股躺在澡桶里。澡桶顺着破帆借来的薄风懒散地漂泊在宽阔的西大河上。没等短裤晒干,风帆却出卖了他的行踪。后来,他是被母亲拎着耳朵脚底悬空“提”回家的。

那夜流萤飞舞,他照例在大桥上摊下了一张草席和母亲一起纳凉,母亲手执一柄蒲扇,有一着没一着地扇动着说:“你还记得桥口那个细扁头吧,还有东庄的那个三歪子,全是被水獭猫抓走的。被水獭猫抓走的人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……”母亲的一席话,在扇底的微风里忽明忽暗,像天幕间上下翻飞的萤火虫,他怔怔地看着桥下黑洞洞的河水,点点星光倒映在水面上,在微风里一晃一晃地,像有一只水獭猫正在水下盯着自己,思绪一下子就乱了。

铁打的村庄,流水般的人。河水是村庄的年轮,这奔流不息的西大河到底隐藏了多少关于村庄的秘密啊。母亲说起的细扁头和三歪子,是去年暑假游泳溺水而死的。都说时光如水,人生如寄,一个人在时光的尽头到底会流向哪里?真的会变成星星吗?他们是怎么走到天上的?他见过村里的老人为溺亡的孩子放河灯,星星点点地把大河装点得像一条星汉灿烂的银河,又像布满萤火虫的天幕。红帆船能从西大河飘到银河吗?想起这些,鸭尾子瞥了眼横在头顶的银河不由蜷起身子,往母亲身边靠了又靠。

多年后,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、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、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都会驱使他随记忆的潮水溯流而上,回到儿时的那个随波逐流的正午。他会想起西大河上的破帆船,甚至还有一丝残存的疼痛像一股电流闪过身体。

片羽

## 月光落松子

| 孙艳芳 文 |

“月光落松子,林风染夜香。”写下这两句小诗的时候,我正合上书,轻轻关了床头的灯准备睡觉。窗帘细细的缝隙里,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洒落进来。我看着这淡淡的月光,脑海里突然就酝酿了这两句小诗,仿佛它们早就已经在我的心头,只是,恰巧被我遇见了。

那份偶然得到的欢喜,淡淡的,在月光如诗的夜,格外甜蜜。

我想起在山中小住的几天,正值中元节。住宿的房间很简陋,夜晚睡觉的时候,我总是把床上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,把枕头叠起来倚着看书,看到很晚。静静的夏夜里,低低的虫唱从纱窗里慢慢渗透进来,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来。床头的灯光里,是一行一行的文字,低低的虫唱伴着我,在一行一行的文字间找寻孤独,触摸写作者内心深处温度。看累了,我就倚着枕头小憩一会儿,听听这低低的虫唱,感受夜色的温柔。

倦了,想睡觉了,辗转又睡不着,我就起床,站在窗口听虫唱,看月亮。那一刻,孤独把心灵真正透明化了。这,是甜蜜的孤独;这,是澄澈的孤独。

清晨早早就起床,夏天明媚的阳光已经洒落满地了。简陋的房间,是我依旧喜欢的干干净净模样。在山里走走,空气很好,树荫很浓,鸟鸣空灵而清亮。

吃晚饭的时候,农家院落整洁干净,一轮圆月很亮,静静地挂在暮色里,丝瓜花在夜色里收拢,

收拢成一个个明黄色的骨朵儿,蝈蝈隐在丝瓜藤蔓里,在夜色里鸣唱,一只跛脚的小狗儿欢喜地向我跑来,它似乎并不认生,摇头晃脑地撒娇。我喜欢狗,我摸着它毛乎乎的脑袋,它的眼睛圆圆的,特别可爱。

月的清辉,静静地洒落,宁静而祥和的夜。

我想到了我自己,长这么大,多少遗憾?很多时候,我都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,可是,我最亲最爱的人,他们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贝,疼着,爱着。我想到那些过往,我心里就会有说不出的痛。有些期许,并没有如愿发生,一次,两次,我都会宽慰自己没有关系,继续努力就好了。可是,很多次,有的时候,我真的有种颓废的无力;可是,他们依然用最温暖的怀抱拥抱我,告诉我真的没事,路还长着呢。

那晚,依旧看书看到很晚,低低的虫唱,依旧是淡淡的,渗透进纱窗。月亮圆了,在农历的七月,是不是,那一年的月亮也很圆很亮?是为了欢迎我来到这个世间?生命走过的这些年,我在迷茫里,在悲苦里,在患得患失里,在欣喜里……突然悟得,原来,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样子,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,任何样子,都是最真实圆满的了自己,不悲,不喜。

原来,我走过的路,只是在生命里酝酿,酝酿成一颗悲悯的心,来写“月光落松子,林风染夜香”,在文字里,和自己遇见。

语词笔记

## 暮色迷人

| 李沙 文 |

暮色迷人。暮色的迷人之处在于,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滑入黑暗了。夜那么黑,你被暮色诱骗,醉倒在夜的怀抱,以为再也不会醒来。虽然你知晓天色还是如期渐明,直至大白天下。

在奇丽胜景面前,脚步总是不由得踌躇。过于强烈、过于美好都会让人莫名其妙。犹恐佳趣尽,欲行且沉吟”。又仿佛晚一秒相拥,即可延迟一秒离散。然而在暮色里,这佳趣不遮不掩地展示,又一分一秒地滑落给你看,任你如何沉吟,时间步步前行。

“我给你,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。”傍晚,应该是专属于夏日的词语。这个夏天,我突然迷恋上跑步。暮野四合,晚风拂拂,那是我一天中最纯粹的时光。与天光云影相伴,把全部的意志专注于身体,回归于一件事物的根本。

读书的时候,教学楼和宿舍楼的西边是操场。晚饭过后,三三两两同学绕着操场散步,男生们在中间的球场踢球。天地一片酡红。广播站兴趣至极地播起一曲《夕阳醉了》。整个操场仿佛突然静止下来。散步的人停止了交谈,踢球的人不再奔跑。“夕阳醉了,落霞醉了,任谁都掩饰不了。

因我的心,因我的心早醉掉。”瞬间的静默之后,操场上似涌过喧嚣暗流,女孩们的脸被夕阳染红,男生们的球踢得飞起。夕阳如酒,醉了年少时光。

不知为何,无知无识的少年人亦深被暮色魅惑。“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的孤独,“斜阳外,寒鸦万点,流水绕孤村”的寂寥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苍茫,“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”的悠然,“睡不稳,纱窗风雨黄昏后”的闲愁,“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的沧桑,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的怅惋,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辽阔……虽尚不识愁滋味,却忍不住将这些与暮色相关的精妙绝伦的诗句再三忍诵,唯独不爱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觉得扫兴。

每次去杭州出差,总是坐傍晚时分的动车回来。太阳快要西沉,这个时候,我很喜欢看远处的山,一层叠着一层,渐次淡去,起伏绵延的山脊,如同天幕下巨大的皮影。直至夕阳落下,暮色中,云在群山之巅,模仿着山的模样。

坐在西湖边看日落,原来太阳落山只要一分钟的时间。我以为黄昏是一段漫长的时光,然而此时黄昏是短暂的。暮色将时间放大。时间的虚无不再遁形。它是夕阳,它是霞霓,它是柔波,它化作光影,投映在湖面,投映在天空,投映在山岗,投映在有形无形之物,寸寸变幻。倦鸟越过湖面,投入山林。游人却流连在暮色无边,忘了来处,也不再问归去何方。

不会再有比这样的时刻,更明白,更了然——“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,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。”

我喜欢天将暮未暮的这段时光。一切都即将隐入黑暗。此时的光亮在暧昧中尤为珍贵。像一个平日滴水不漏的人,一旦露出破绽,却最是动人,身上隐含着稳定与激荡共存的气质,让人心安、不安。

有时候,当我们写下一段文字时,我们甚至并不明白它真正的含义。当我凝视一个又一个黄昏时,我未必真的理解它在我生命中的寓意。我只知道——暮色迷人。



醉美夜太湖

摄影 邓艾青